

第一百二十九章 布衣單劍朝天子（三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(今兒這章寫的有些慢，很滿意，明天講範閑為什麼，然後嗯嗯啊啊，忽然想到酒徒家園簡介裏的那句話了...)溫暖的棉布衣裳，坐在炕上喝著清冽又火辣的酒水。春天，江南水鄉的水車緩緩運轉著，看似不起眼的水利設施在沉默地發揮著效用。夏天，大葉扇在豪富之家裏扇著清風，各式各樣的車隊船隊離開各處作坊，將那些商品運送到天下需要者的手中。

遍布慶國田野裏的基礎水利設施，遍布每家每戶裏的玻璃瓷器，遍布每處空間裏的氣息。其實都和內庫有關。內庫不僅僅是閩北的那三座大坊，實際上遍布整個慶國，比如西山書坊之類邊緣的產業。內庫的出產也不僅僅有關軍械之類關係國運民生的大產業，還包括那些民間生活有關的小事物。這些小事物泊往海那頭，灑在人世間，看似不起眼，卻成功地替慶國凝聚起一筆令人瞠目結舌的財富。

內庫替慶國打造了一隻雄師所需要的裝備軍械，三大水師的戰艦，更用這些源源不斷的財富，支撐起慶國四處拓邊所需要的糧草資金，更重要的是，慶帝統治這片國度，需要這些財富來穩定民生，保持朝廷官場系統的有效運行。

慶國的億萬百姓們或許早已經習慣了內庫在他們的生活中，以至於習慣成自然，都漸漸淡忘了內庫的重要性，至少是低估了它的重要性。但是慶帝不會。慶國但凡有腦子地官員都不會。而一直對內庫流口水地北齊朝廷更加不會。

不然慶國也不會集精銳於閩北，在三大坊外布置了較諸京都更加森嚴的看防，這一切都是為了防止內庫的工藝秘密外泄。

而今天皇宮裏的這把火，已經明確地向慶帝昭示，慶國最大的秘密對於範閑來說，並不是秘密，甚至隻是他手裏可以隨意玩弄的籌碼，一旦內庫工藝流程全毀，那些老工匠們死去，三大坊再被人破壞。慶國的根基便會遭到毀滅性的打擊。

然而皇帝那張冷漠的臉顯示，他並不擔心內庫就這樣被範閑毀了，因為他知道範閑也很在乎內庫，不可能將人世間的這塊瑰寶就這樣撕裂。他相信範閑此時在江南動手，將那一份內庫地工藝流程毀去，可是他同樣相信，範閑在做這些事情之前。一定已經將這份工藝流程擋錄了一份。

隻要仍然有用的東西，才能拿來做談判的籌碼。慶帝冷冷地收回落在黑煙處的目光，看了範閑一眼，說道：“果然是喪心病狂，身為慶人，竟做出這樣的事情來。”範閑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我隻是以為，這終究是我與您之間的事情，一旦禍延天下，實在非我所願。”

這話便說的很明白了。皇帝陛下手控天下，如果不是範閑地手裏握有令他足夠在意的籌碼。這位陛下又怎麼可能帝心全斂，隻將此次戰爭局限在皇城之內，他有足夠的手段去收拾那些依附於範閑的人，然而範閑便是想逼陛下不對那些人出手。

這看上去似乎是一種很幼稚，很孩子家，像過家家一般的要求。陛下啊，我馬上要造反了，然後若我造反失敗了，您可千萬別為難那些跟著我的下屬啊...然而此時雪宮之中一陣死一般的沉默，提出這個提議的範閑與平靜的皇帝陛下。都沒有將這當成過家家，因為範閑手裏確實有足以傷害到慶國根基的大殺器。

皇帝陛下不是一個能被威脅地人，縱使範閑手裏拿著的是內庫的七寸，他冷漠地看了範閑一眼，說道：“繼續。”

範閑極有誠懇地行了一禮。說道：“陛下天才橫溢。如今慶國國庫充實，民氣可用。甲冑之士勇猛，名將雖有殞落，然而觀諸葉完此子，可見行伍之內，慶國人才極眾。即便內庫毀於我手，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全盤崩潰。以陛下的能力，無論北齊皇帝和上杉虎再如何堅毅能抗，我大慶揮軍北上，以虎狼之勢橫吞四野，在陛下有生之年，定能實現一統天下的宏願。”

“誰都無法阻止這一個過程，我就算拿著內庫的要害，卻也要必須承認，這無法威脅到您，您可以根本不在乎這一切。”範閑低著頭平靜地一字一字說著：“然而...陛下眼光遼遠，豈在一時一地之間？”

他抬起頭來，平靜地看著慶帝的雙眼：“陛下想一統天下，想打造一個大大的帝國，結束這片大陸上連綿已久的戰爭，為千萬黎民謀一個安樂的未來，在青史上留下千古一帝地威名英名...所以您所謀求的，乃是慶國一統天下後的千

秋萬代。”

“您若活著，吞並北齊東夷，以鐵血之力壓製反抗，以天才智慧收斂民心，當可確定天下一統，然而您若死了？”

範閑的唇角微翹笑道：“世間再無一位陛下。初始吞並天下的大慶朝廷，再從何處去覓一位驚才絕艷地統治者？北齊疆土寬廣，人才輩出，人口極眾，上承大魏之氣，向以正統自居，若無人能夠壓製，那些億萬異國之民起兵反抗，誰能抵擋？就憑我大慶雄師四處殺人？初始統一地天下隻怕又要陷入戰火之中，到那時我大慶能不能保證疆土一統另說，隻怕天下群起反之，我大慶京都亦是危矣。”

“陛下通讀史書，自然知曉，以鐵血製人，終不長久，曾有謀世始皇殺盡天下，然而終不過二世而亡。”

“三年來，思及陛下宏圖偉業，自是要憑侍內庫源源不絕之不，保證南慶中樞朝廷對於新並之土的絕對國力優勢。震懾新土遺民。以國力之優勢換時間，以交流之名換融合之勢，以此而推，曆數代，前朝盡忘，新民心歸，方始為真正一統。”

“然而若內庫毀了，誰來保證我大慶始終如一地國力軍力優勢？您若活著，這一切都沒有本質性的變化，而您若死了。又沒有內庫，誰來維係這片大陸地格局？”

“而人總是會死地。”範閑安靜地看著皇帝陛下的雙眸，說道：“即便如陛下者，亦逃不過生老病死，看這三年來朝廷的籌劃，陛下也一直在思考將來的事情。”

“您是一位極其自信，也有資格自信的人。您根本不認為北齊皇帝和上杉虎能夠抵擋住您橫掃**的決心。”範閑平靜說道：“今日就算沒有內庫的存在，您依然能夠完成您為之努力了數十年的宏圖偉業。”

“您要的不是一世無比光彩的綻放，然後大慶在反抗風雨中墮亡，因為史書總是勝利者書寫地，一統天下後的大慶若不能千秋萬代，青史之中偉大若您，也隻可能留下一個暴殘而無遠視之名。”

範閑微微笑了起來：“您要我大慶...千秋萬代，所以，您需要我手掌裏的內庫。”

“你又能應允朕什麼？”皇帝陛下忽然笑了起來，笑聲裏極為欣慰。很明顯這位深不可測的皇帝陛下很喜悅於自己最喜歡的兒子，一字一句貼近了自己難有人親近的真心，熨貼地靠近了自己那宏大的意圖。

“我若死了，擋錄地那一份工藝流程會回到朝廷，在閩北的破壞工作也會馬上停止。您知道，我總有一些比較忠誠的屬下。”範閑誠懇應道，他沒有說敗，因為今日單身入宮，將這皇城化為戰場，誰若敗了。自然便是死了，哪裏有第二條道路？

一麵說著話，範閑一麵轉過身來，與皇帝陛下並排站著，看著麵前那些荒蕪長草中鋪成一片碎銀的雪地。目光落到左手方。說道：“在陛下的打擊下，草原上那位單於已經沒有再起之力。然而最西邊的山下，還有七千名從雪原裏遷移過來的蠻騎，這一批生力軍十分強悍，若陛下答允了我的要求，我可以保證這一批蠻騎永世不會靠近西涼。”

皇帝的目光隨著他的目光落到了左手方那片殘雪中，眉頭微皺說道：“今次青州大捷，速必達王庭盡出，卻隻帶了兩三千蠻騎，據宮典回報，這些蠻騎的戰鬥力確實不差，若不是天公不公，硬生生賜了北方雪原三年雪災，他們也不至於遠遁至西胡草原。如此看來，當年上杉虎能在北門天關抗蠻若干年，此人著實了得。”

“不過終究人數太少，影響不了什麼格局。”皇帝的眉頭舒展開來，冷漠地搖了搖頭，明顯不肯接受範閑的這個籌碼。

“咱們說的是千秋萬代的事兒啊。”明顯今兒個範閑的語調很輕佻，甚至連這麼大逆不道的咱們二字也出了口，他笑著說道：“青壯男人是七千，但是素養極高，婦女不少，再加上西胡受此重創，這一撥北方蠻騎定可成為草原上的重要力量，他們要去各部落去擄胡女，誰能攔得住？陛下您也知道，胡人都是極能生的，頂多過個十幾二十年，這個部族便很了不得了。”

“若沒有人能夠壓製或控制或者說引導，這一個崛起地部族，豈不是第二個王庭？”範閑看了左手方的雪地搖頭說道：“西涼路的百姓極慘，難道還要再熬個幾十年？”

皇帝微微一笑說道：“朕就有些不明白，你在西涼路和草原裏的部屬已經被朕殺的差不多了，你哪裏還有什麼力量可以影響那些蠻人？”

“鬆芝仙令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雖然她是故族王女，身份尊貴，卻沒有太實際上地號令作用，但畢竟身份在這裏，而且她如今在草原上地地位也高，她的能力也很強，已經能夠凝聚蠻人裏地大部分力量，隻要控制住了她，也就等於

控制住了這些蠻人。”

“莫非你能控制她，朕便不能控制她，朝廷便不能控制她？”皇帝微諷說道。

範閑歎了口氣說道：“鬆芝仙令就是海棠朵朵。這是我的女人。當然隻有我能控制她。”

皇帝微微一怔，沉默了半晌後總是忍不住笑了起來，搖了搖頭，沒有再說什麼，直接把目光落到了二人麵前雪地的東南一角。皇帝指著那處說道：“內庫工藝流程你雙手送回來，還有旁的沒有？江南亂不起來，因為朕已經先讓他亂了，你地那些下屬對你忠心地程度，實在讓朕有些吃驚，不過夏棲飛蹦不了兩天。蘇文茂就算在內庫裏藏了人，他自己卻不行了。”

“朕將成佳林也調了回來，任伯安的那位族兄也從三大坊的軍中調了回來。”皇帝負手於後，與範閑靜觀並無任何線條的雪地，平靜說道。

範閑的目光也落在了雪地的東南角，笑著說道：“江南還是可以亂起來的，內庫那邊已經答允了陛下。我自然不會再去禍害，而江南以商業興盛，連內庫在內，攏共要支撐朝廷約四成的賦稅，若江南一亂，朝廷怎麼撐？”

今日談話從一開始的時候，範閑的語氣在平靜之中便帶著佻脫，**無忌，這種佻跳，這種無忌。真可謂是言辭若冷鋒，寸步不讓地與皇帝進行著談判，與他地底氣有關，也與他今日的心境有關。

正如先前說所，他尋找不到任何可以完美控制的方法，所以他隻好選擇了最簡單的那個方法，這個方法因為直接，而顯得殺傷力十足。

他很直接地問皇帝，江南亂了，朝廷怎麼撐？皇帝笑了笑。直接反問道：“朕若直接殺光你的人，江南...怎麼亂？”

“我有招商錢莊。”範閑平靜應道：“江南以商興業，最要命的便是流通之中的兌銀環節，招商錢莊在江南已有數年，暗底下也算是把持了明孫熊三大家地一些產業命脈。錢莊一旦出手。江南真要亂起來，並不是什麼難事。”

“招商的銀錢早已調了很多走了。”皇帝微諷地看了範閑一眼。沒有直接點破那筆數量驚人的白銀回到了北齊皇室，說道：“不過是些紙罷了，朕禦筆一揮，這些又算什麼？”

“可不能這樣說，畢竟如今泉州還沒有起到意想當中的作用，遠洋出港的交接還是在東夷城辦理。”範閑毫不退讓，直接說道：“銀票借據統統都是紙，陛下禦筆一揮，全部作廢？那不用招商錢莊再做任何事情，隻怕江南便會先亂了。”

皇帝不了解商業，其實範閑也不怎麼了解，關於江南的商業活動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於實際上隻有雛形，並不發達的金融信貸，誰也沒有一個準確的把握。但範閑相信，世間一切事物都有其規律，尤其是江南經營百餘年的商業活動，若陛下真的那樣做，江南一定會先亂。

慶帝和他不通商業，不代表朝廷裏地官員和範閑的部屬們不了解，事前，他們都有做過功課。範閑隻知道，商業當中十分重要的環節便是流動資金，便等若血管之中流動的鮮血，若錢莊真的顛覆，血管中鮮血盡枯，商業活動一定會變得異常艱難和幹澀。

“朕將華園從楊繼美的手上收回來了。”皇帝冷漠提醒道，這位皇帝陛下其實真可謂真的上一位明君，他不了解江南的商業運作，不代表他會憑借著天子的權威瞎來，他將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地官員去運作，他知道範閑手裏那個招商錢莊擁有動搖江南商業版圖的能力，所以去年秋日的時候，江南第一場亂風波起時，朝廷便已經有了準備。

整個天下現銀最充沛，最不需要依賴錢莊進行交易的，便是江南那些大大小小的鹽商。先前皇帝提到地楊繼美便是江南數一數二地大鹽商，朝廷對於錢莊抽銀的警惕早已有之，而將鹽商納入這個系統之中，便是看中了那些鹽商藏地滿天下皆有的真金白銀，重新構築起一個交兌體系，雖然有些困難，但至少不用真被範閑扼製的死死的。

“僅僅鹽商是不夠的。”範閑微垂眼簾說道：“我手裏還有...太平。”

太平錢莊！天下第一錢莊，不知道經營了多少年，能夠影響到多少人地起居生活。這家錢莊一直在東夷城中，他地東家一向神秘。沒有人見過他的真實麵貌。直到範閑接任了東夷城劍廬門主一位，才驚恐地發現，原來太平錢莊一直在劍廬的控制中，在四顧劍的控制中。

每每想到此點，範閑便不禁驚駭佩服，佩服於四顧劍的遠見卓識，大概也隻有東夷城的主人，才能從日漸興盛的商貿中，發現錢莊的重要性，才會留下這樣一個足以撼動天下的利器。

聽到太平二字。皇帝陛下的雙眼眯了起來，寒芒微作，很明顯就如範閑第一次知道這個秘密時那樣，皇帝陛下也感受到了到了一股寒意。

“太平錢莊，是四顧劍留給我地。”範閑輕聲加了一句。

皇帝忽然笑了起來，笑聲裏充滿了荒謬的意味，大概是他驟然發現。自己在這個世上所有值得尊敬的敵人，竟將擊敗自己的最後手段，全部交給了自己最喜歡的兒子手中，這個荒謬的事實，便是這位看似冷酷無情的君王都有些心神微搖。

“陛下，咱們再看看東夷城。”範閑地目光從雪地的右下角往上移了移，移到了這片寂寞雪地的中腹部，那邊便是一堆雜草，看上去就像是夏天時的東海，盡是如山般刺破天穹的大浪。

皇帝漸漸斂了笑容。表情變得平靜而溫和起來，說道：“東夷城不須多談，隻是劍廬裏十幾個小子有些麻煩，不過終究也不是大軍之敵。”

“九品強者，搞建設是一點作用也沒有的，但要搞起破壞來，總是一把好手，比如搞搞刺殺，在我大慶內腹部弄弄破壞。”範閑的眼光幽幽地看著雪地的右中部。

皇帝和他一問一答的聲音還在繼續，冬宮裏的雪花還在落下。有地落在了這一對奇怪的父子二人身上，有的落到了二人身前的雪地上，荒草上。

這一大片雪地上沒有線條，沒有國境線，沒有雪山和青青草原的分隔。甚至連形狀也沒有。然而慶帝和範閑父子二人。便是看著這片沉默清冷的雪地，縱論著天下。

他們的眼光落在左手方便是草原。落在右手方便是東夷，落在右下角便是江南，落在略遠一些的前方便是北邊的大齊疆域。

他們看到哪裏，哪裏便是天下。

雪花漸漸大了，打著卷兒在殘破的宮殿裏飛舞著，漸漸積地深厚起來。範閑穿著的青色衣裳和陛下身上那件明黃的龍袍上都開始發白，二人腳下身前的殘雪地也被厚厚覆蓋上了一層雪，再也看不出任何草跡土地，就如這個天下，白茫茫一片真是幹淨，在他們的眼裏，又哪裏可能有人為地分割？

“我有讓這天下大亂地實力，即便我此時死了，我也能讓陛下您千秋萬代的宏圖成為這場雪，待日頭出來後盡化成水，再也不可能成真。”範閑伸出舌頭，舔了舔幹枯地嘴唇，今天說話說的太多，有些口幹舌燥，他認真地對皇帝陛下說道：“所以我要求與陛下公平一戰。”

“何謂公平？”皇帝陛下眯著眼睛說道。

“請陛下放若若出宮，我隻有這個妹妹了，請陛下允婉兒和我那可憐的一家大小回澹州過小日子，我隻有這個家了，請陛下網開一麵，在我死後不要搞大清洗，那些忠誠於我的官員部屬其實都是可用之材。”範閑頓了頓後苦笑說道：“我若死了，他們再也沒有任何反抗朝廷的理由，請陛下相信這一點。”

天下已經被濃縮成了君臣二人麵前一小方雪地，烽火戰場被變成了這座安靜的皇城，範閑做了這麼多，說了這麼多，似乎隻是想盡可能地將這場父子間的決裂控制在小範圍當中，給那些被牽連進這件事情的人們一個活路可走。

皇帝將雙手負於身後，肩上的雪簌簌落下，他沉默很久後，微顯疲憊說道：“朕隻是不明白，你為什麼要這麼做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